

第八回 昌小姐女思男悲吟一曲 端公子男思女痛哭多時

詞云：

見面最酸甜，嘗著相思便苦。何不心頭吐出，要吐無能吐。長歌痛哭望消磨，不道全無補。若要歡歡喜喜，除是雙星睹。

右調《好事近》

話說昌全在亂軍中救了鳳儀的女兒，叫他拜認做義女，帶回衙來，叫他拜見杜氏。將前事細說了一遍。杜氏不勝驚喜，見他年紀雖幼，卻生得秀自骨生，美從胎出，說話溫和，更兼小心孝敬，竟似嫡親生的一般。杜氏喜他愛他，一如己出。又知他是小姐出身，受過榮華富貴，遂派了兩個丫鬟服侍。一名叫做春花，一名叫做秋花。

昌全又於後面的花園中一帶樓房收拾齊整，與女兒為臥室。又將自己看的書籍，俱堆集其樓下，擺設得精精緻致做書房。內裡圖書滿架，觸目琳瑯。昌全凡有周重文發來筆墨之事，他就在此書房中校閱書寫。小姐坐臥其中，盡他瀏覽，甚是歡喜。又因丫鬟的名字甚俗，遂將春花改了春暉，秋花改了秋素。若論年紀，也只好十三四歲，與小姐差不多。二人中又覺春暉作事伶俐，更中小姐之意，時常教他讀些書兒，學寫幾個字兒。因此就曉得些義理，故與眾不同。小姐每到針指之暇，看些書史消遣寂寞。

若論這鳳小姐，在九死一生中逃出性命來，今得安閒，就該凡事都丟開了。誰知人心最活，不可一律而論。苦有苦境，樂有樂境，當其在苦境，自家救死且不暇，那裡還想得到別人？就不想人，也不叫做無情，也不叫做負心；若處於樂境，竟一旦將從前受過的恩義置之不理，則此人禽獸不如矣。

故彩文小姐自拜認昌全、杜氏做了父母之後，處身得地，身子安閒，又年漸長，怎叫他不思前想後？故有時想一回自己本身的父母，拋別數年，被劫之後不知如何苦楚？如何思念？只疑我摧殘死矣。今生無相見之期，豈知我尚在天涯，未曾喪命。可憐他如今年老，又無兄弟代我奉養，況離別數年，死生未卜，怎教人不徘徊痛切？又想起鳳儀父母二人，養育之恩，實有過於生長。他只指望螟蛉有女，以娛老懷，不期遭謫同行，又被亂兵衝散。幸喜我年幼不致喪亡，他二人在路行藏，明明官長，不知實是囊空。若遇亂兵，又無黃白可獻，不傷於兵，亦饑殍於溝渠。即使脫生，又不知今存何地？竟不知我倒安然別認父母。

想到此處，淚滴涓涓矣。又每每欲將生身父母告訴今日的父母，又因前日初見時，已認定鳳家父母，皆以小姐稱呼。若今說明，未免轉說我巧言掩飾。及想起鳳家父母之恩，每欲啟齒要在昌家父母面前求使人緝訪下落，又恐疑我做孩兒的在此思彼，不但無成，抑且恩義有乖。徒使心念。又想道：「天既生我如是才能，又令我東圓西缺，何我命之不辰乃爾！」

每想到此，真覺傷心。又想起當日初見表兄唐昌，蒙他殷殷眷愛，一段溫存，又於詩中默默相關，隱隱寓意，以致兩相愛慕，彼此定盟，許以終身。臨別綢繆纏綿，叮嚀告戒，只以為終身姻契，故心各相安。奈何分手未幾，忽遭此飛災橫禍，流離顛沛，處身異域。彼安居讀書，定然不知。設若聞知此變，必疑我珠沉玉碎，月缺花殘。況他情深義重，自應清宵不寐，對著短檠孤燈，有無限傷心。自應白晝無聊，看詩書題詠而不勝悲痛者。豈知我轉在此粗安。世事無常，我既遭殃，不知那表兄此時此際，更作何狀？今欲尋消問息，又無奈天南地北，目斷衡陽，將何以慰知己之望？誠可悲也。由此終朝想念，累月懷思，又不敢盡情吐露，惟有停針不語，獨步低回。若到那苦雨淒風，花開花落之際，更覺增人惆悵。故每每借景舒懷，寓於吟詠。

忽一日，春暉說道：「園中百花舒放，小姐何不暫止繡工，去散一散步？也免得春光笑人。」小姐聽了，正無處消遣，遂同了春暉到園中閒步。春暉引著小姐東西賞玩，雖也花徑逶迤，亭台曲折，及細細看來，只覺春光慘澹，花香寂寥。縱紅滿枝頭，卻絕無媚媚鮮妍景象。小姐見了，殊覺不樂。因問春暉道：「我聞草木遇時，必有一番嬌豔奪目，芳香襲人，使人流連花底，不忍即去。今園中之花，雖嬌不嬌，雖豔不豔，雖芳香而只覺不芳香，不知何故？」春暉笑道：「小姐原來不知。大凡地分南北，非虛名也。水土即以南北而異。南方水土潤，地氣和柔，故草木之生亦和柔；北方水土燥，地氣乾枯，故草木之生亦乾枯。所以古稱河朔冰開，長安花落，非時不同，實地不同也。此地原不曾種花，這些花皆因周老爺是南方人，不惜重價移來，故為桃為杏，雖具花名，而花色終只尋常。」

小姐聽了，暗暗點頭稱是，轉覺不樂起來。忽觸著他當日與唐昌花下之言，不禁墮下幾點淚來。又恐春暉看見，只得勉強低頭暗拭。早被春暉看見，連忙說道：「小姐正好開懷，為何轉覺添愁？小姐莫非別有心事，就對春暉說說，卻也無妨。」小姐被問，只得支吾道：「偶然觸景，連我亦不自知，實非有以。」春暉見小姐興致索然，遂同歸繡室。正是：

桃貪結子始飛花，柳欲成陰方吐絮。

莫認無端空淚垂，傷心自有傷心處。

昌小姐自同春暉園中看花回房，愈覺無情無緒，慊慊不樂，不能自適。遂做成一套閨思，按了宮商，譜入絲弦，以消積悶：

十二紅

[山坡羊]依銀屏低回深想，驀忽地兩相依傍，我何曾知他是誰，他早驚驚喜喜謙還讓。

[五更轉]暗端詳，細識認，無來往。如何一旦從天降。竟自假托親親，將笑面如花相向。

[園林好]年輕輕，垂肩發長。態翩翩，涂容粉香。

[江兒水]略不避嫌疑怨曠。妹妹哥哥，只認做孩提無狀。

[玉交枝]瞞爺哄娘，俏心兒中藏不良。弄情直貼心窩上，那裡管眼損眉傷。

[五供養]笑我一時心蕩，早認定他們做鴛鴦，兩兩。已將琴與瑟，細細辨宮商。便彈出離鸞，也不願分張。

[好姐姐]癡望已許偕隨唱，奈一霎花奔柳忙。

[玉山頽]東家謫散，又早西家乘障。飄零無定處，絮顛狂。知他蹤跡在誰行。

[鮑者催]記他姓唐，幾番望他名字香。諒詩書不負行與藏。

[川撥棹]雖則音信爽。這恩情怎忍忘、我只須拿定心腸，我只須拿定心腸。

[嘉慶子]便辜負今生也不妨，將飛花吟認作檀郎。將飛花詠認作檀郎。任一世孤單相看，只認雙。

[僥僥令]簪花徒有淚，對鏡不成妝。風月雖佳誰去賞，拚冷冷清清做一場。

[尾聲]一身既已珠擎掌，為甚又將人送葬，到底天心問不詳。

昌小姐一時做完，又將箋紙寫出，自己看了數遍。因想道：「偶然為此，只覺情詞太露，非兒女子之事。倘遺泄於人，豈非無瑕之一玷？」欲要毀去，又想道：「今雖無用，倘日後相逢，也可驗相思之有在。」遂將箋紙折做方勝兒，收入篋中藏好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鳳儀與王夫人，被兵馬趕來，各逃性命，不覺失散了小姐。王夫人大哭數番，使人尋訪，並無消息。打聽得周總兵提兵剿平亂兵，四境安然，鳳儀方得又同了王夫人望榆林驛而來。一路上孤孤淒淒，甚是不快。

不一日到了榆林驛，只有兩間草房，又是牆穿壁破。鳳儀夫妻到了半日，也不見有人來迎接。又過了半晌，方才走了三四個像是花子般的人出來，看見鳳儀，磕頭說道：「小人不知老爺遠來，不曾傳知眾人，有失迎接。但不知老爺為何到此荒涼寒苦之地？況且這驛中不曾修葺，老爺如何受得此苦？」鳳儀說道：「我鳳儀身居御史，只因忤觸權奸，自分必死。今蒙皇上洪恩，降此驛丞，已為萬幸。雖驛地不堪駐足，卻是我臣子職分當該，怎說受苦二字，以辜聖上之恩？只借重列位與我去覓些蒿草，遮蔽得風雨，足感盛情了。」

言罷，即取出些銀子，付與那幾個人。這些人見鳳儀說話，又達道理，又近人情，又不裝腔使勢，故此都敬他憐他，遂報知眾人，俱來料理這驛中。不數日間，早收拾得光光鮮鮮，與鳳儀住下。只因鳳儀以德化了這些頑民，故在這驛中竟相安無事。正是：逆鱗只道鋤奸死，得賜投荒聖主恩。

但恨孤忠徒抑鬱，不能重叩到天閭。

鳳儀與王夫人夫妻暫時守困驛中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端昌同了父母上任之後，終日只在學中讀書作文為事。父親端居又時常送進些秀才的月課文字來，叫端昌批閱。端昌遂將得意之文，批了五卷。道：「此五人今科斷然要中。」父親也就依了他，發付五人。這五人聽見，也還說是學師的褒獎之常，不在心上。及到鄉場揭曉，恰恰五人俱中了。因此這五個舉人感文字相知，俱認真端居為老師。說道：「門生北上，倘能聯捷，決不令老師久屈。門生輩當竭力為老師之口，以報鑒定之恩。」後來果得其報，這是後話。

卻說此時端昌已是十六歲了，漸漸長成。今在衙中，雖蒙端居教養，不異親生。然思前想後，每暗暗不樂，常想生身父母，今在邊關，不能見面。又想到唐家父母待我何等深恩，不曾圖報。自此胸中憂憂，書都看不下去，便終日昏昏悶悶的起來。欲要出去遣興，又恐礙父親官箴，故只在書房中悶坐。

忽一日，衙役送進一封書來，端居拆開一看，卻是王尚書的公子做的幾篇文章，要求學師批閱。端居看了一遍，即走入書房遞與兒子，道：「這幾篇文章是王公子送來的，你可細細批獎幾句，我好著人送去。」端昌接了，慢慢細看，及看到後面，卻有一個經題。端昌看了題目，卻是兩句詩經上：「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」

端昌忽然見了，正觸著當年鳳家小姐之言，不禁失聲長歎道：「這段良緣，只指望天長地久，蒙小姐深情訂約，又蒙伯母許諧伉儷，長成得附乘龍。誰知我命不濟，忽遭兇惡，竟不知有何怨何仇，將我致死？若在唐家父母名下，小姐雖在京中，我也還可尋些事故，少圖一面。不期飄流至此，欲見無由，今又改頭換面，遠隔關山，竟侯門如海矣。」又想道：「我遭難之事，自然要傳至京師。倘傳得小姐知道，我那小姐的俏心兒，定有許多展轉。若以為我必死，而小姐一種俠烈之性，未免要為我朝悲暮泣，憔悴而死。倘有此情，豈非我尚偷生，轉先致小姐之死乎？」又想道：「就是我那伯母，愛他心切，百般勸勉，不至於死。我想小姐心事難言，柔情默默，亦必為我瘦減腰圍矣。」

端昌想到此處，涕淚交流。忽一交跌在牀上捶著，哭不出聲。早被書童看見，連忙入內報知老爺，道：「相公在書房中看了幾篇文章，忽然大哭起來。小人不知是甚緣故，特來稟知。」李氏連忙同了端居走入書房，只見端昌果然在牀上掩面悲啼。李氏走近牀前，撫摩他道：「孩兒為何傷心至此？有事可說與我知道。」端昌忽見父母俱在面前，遂立下牀來，嚇得不敢做聲。端居、李氏再三問他，他只是支吾不說。

端居大怒，說道：「你日讀聖賢詩書，怎敢在父母面前如此掩飾，可謂孝乎？即念生身，亦不妨明言，好作區處。似這般背前面後，哭哭啼啼，成個甚麼模樣！」端昌聽見，連忙跪下說道：「孩兒焉敢在父母面前不言。但其中實有隱情，難於啟口耳。」李氏扶他起來，又與他拭淚，道：「吾兒有話直說，為父母的自當為你處分。何苦哭壞了身子。」

端昌無可奈何，只得將鳳小姐許訂終身，又將鳳小姐所引喻之詩，今日忽然看見，觸感傷懷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道：「孩兒並無他意。」端居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我想這段良緣，王夫人與小姐既有此愛才愛親，則此姻緣自在。但鳳公門第甚高，恐不肯招贅口面。今孩兒若念鳳小姐這段盟言，只消努力詩書，以求上達。倘僥倖一第，那時面懇鳳公，且內中有約，無不允矣。此時徒想何益？」端昌聽了父親之言甚是有理，方生歡喜，說道：「父親所見甚確。孩兒敢不信從！」遂又歡然讀書，且按下不題。正是：

默默無言事在心，自從別後到爾今。

蘆花明月知何處？只合愁中夢裡尋。

卻說邊庭守將，有一人姓常名勇，是個總兵，鎮守天雄關，與周重文同僚。兩處兵馬互相呼吸，有事接應，各守汛地。這個常勇，他是朝中內官曹吉祥所喜之人，故叫他協守邊疆，有功即報，皆冒為己有。這常勇有了這個靠山，遂覺威勢炎炎，各邊境武官俱要加意奉承。若是奉承不到，便要時常呵責。呵責不受，即通知曹吉祥，非降即調。往往武官們受其鉗制。惟這周重文，屢屢在邊上立功，有些聲名，難以威攝。故常勇倒來結交周重文。周重文亦謙謹待之。

這年常勇打聽得他主人曹吉祥五十歲，要借此進奉。早在半年前，即差人到各處去彩買禮物，並珍奇玩好，無般不有。實指望這番孝順，要取個腰玉之榮。料理多時，諸禮俱備，只單少一篇祝贊的壽文稱其功德。軍中雖有書記，俱是些刀吏之筆，恐不能贊揚盡妙。若要去求別人，又一時無可求之才。因忽想起周重文軍中參謀昌全，文才博學，何不差人拿我名帖，要周重文叫昌全代筆。豈不是一件妙事？遂差人致書周重文。周重文見了，即將來意告知昌全。昌全那裡敢推辭，遂連書拿了，入書房而來。只因這一做，有分教：

才中顯色，色裡呈才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